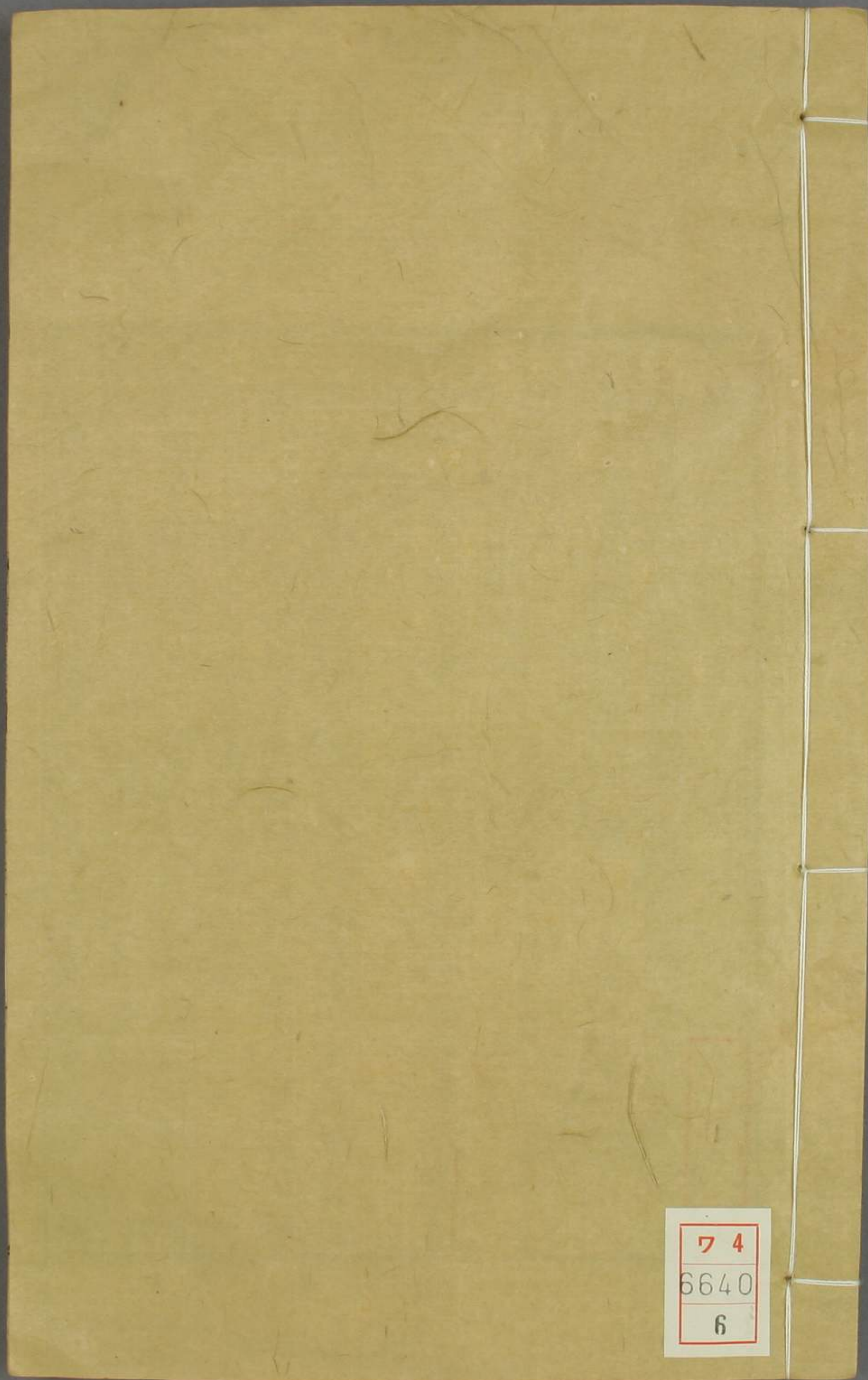




7 4
6640
6





五禮通考卷第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用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貢
士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十三

園丘祀天

宋史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有事南郊大赦
辛巳加恩百官

宗室傳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祫享英宗訪諸宗晟
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敢改卜至誠感神
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
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
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

五禮通考卷第十三 園丘祀天

木下中也
寄贈

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厯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盥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閣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厯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丙戌朝享太廟遂齋於郊宮廢青城後苑丁亥祀天地于園丘大赦羣臣進秩有差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

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
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
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
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
元卽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卽位而謁
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
眞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
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
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
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
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
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
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齊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卽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
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祀悉罷遊觀遂
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
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
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
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
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爭議不已
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宋史禮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
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

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神宗本紀熙甯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

宋喬年傳喬年父充國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七年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園丘赦天下十二月丁卯文武官加恩

禮志熙甯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禮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資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

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爲定式

沈括傳括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照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

文獻通考楊氏曰愚案注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唯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

中興之後檢會熙甯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
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
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
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
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興衛處則厚宮闕
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宮食
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
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祀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
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
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
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脩
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
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旣

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
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
聖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
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
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
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
鑰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
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
事有關係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
其此之謂乎

馬氏曰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
名其事在熙甯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
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

時尚未建而熙甯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卽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爲缺典

神宗本紀熙甯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甲申文武官加恩

元豐元年春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九月詔祀天地及配帝竝用特牲

禮志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壇之外眾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爲限域旣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位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

文獻通考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眾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官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官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旣眾祀事亦繁故爲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壇每壇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壇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爲三壇從之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二年秋七月丁亥詳定郊廟禮儀
四年夏四月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九月詳定郊廟
奉祀禮儀

歷代名臣奏議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
議曰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
袞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
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
裘素衣麕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
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
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

袞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
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
地示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袞以象天此魯禮
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袞以象天則豈得
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袞則非所
以尚質臣以爲謂之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
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有十二旒龍章設日
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
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祠地示竝請服袞去

三禮通考卷三
二十
裘各以其宜服之

石林燕語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
祀日服鞞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詔定
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
脫袞冕蓋先袞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袞用於祀
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
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請服大裘
被以袞遂爲定制大裘黑羔皮爲之而緣以黑繒乃
唐制也

蕙田案大裘袞冕之說至農師乃定不可易
也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英宗

諡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齋於南郊之青城五日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鞞袍乘輦
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袞冕以出至壇中壝門
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
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景
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壝洗宮架樂作至洗
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
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
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俛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殿
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
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

五禮通考卷三
止禮部尚書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樂豐安樂作奉
奠訖樂止再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
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
樂止登歌禋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
三奠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大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次
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
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
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
竝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
至飲福位樂止禋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
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
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
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宴安樂

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
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
中壘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
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
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
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
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齊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
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
羣臣稱賀如常儀
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竝如南郊其攝事惟改舞名及
不備官其籩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祀是歲十一月
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
祇位

文獻通考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爲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案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鐘爲宮三變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橧燎祀其在天者而以

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蕤鬯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唯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爲已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

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酉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疎疎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與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

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唯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

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

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

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祀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祀欲徧及爾若以親祀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肯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

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缺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祀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漢郊祀歌曰唯泰元尊嫗神蕃釐泰元天也嫗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竝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見恐非是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竝依南郊儀如不親祀上公攝事

蕙田案此元豐一議也陳襄之言據經考正精確詳明千古定論神宗罷南郊合祭親祀北郊亦曠代卓識惜終未之行耳又案陳薦主合祭之議乃引漢郊祀歌泰元嫗神之

詞爲天地同祀之證夫漢南北郊之禮雖未
正然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尚存分祭之意固
未嘗合也至於泰元媼神乃方士亳忌天一
地一泰一荒誕不經之舉班志所載卽祀三
一之樂章與祭天地何涉援以爲證不亦異
乎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稽
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
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
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

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郊
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因白木以素爲
質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
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櫛
爲杓祀天之有禋柴標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
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
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
後而缺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
奠禮畢卽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
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
儒所說地祇卽無標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
竝瘞於炤不設燎壇熙甯祀儀唯昊天上帝皇地祇
高禘燎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

牲體殊不應禮又案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可知矣
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
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
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
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竝云祀前三日儀鑾司
鋪御座黃道褥謹案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
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
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竝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
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
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

郊壇墻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
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
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
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泥埽反道鄭氏注
謂刻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
藁韎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
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

宋史禮志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
解薦腥則解爲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
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別請郊廟薦腥解其
牲兩體兩肩兩脇并脊爲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
以兩體左端兩肩兩脇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沈

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爲三曰肩臂
臠後髀股骨去體離爲二曰肫肫前脊謂之正脊次直
謂之脰脊關於脰脊謂之橫脊皆二骨脇骨最後二爲
短脇旁中二爲正脇最前二爲代脇若升俎則肩臂臠
在上端膊肱在下端脊脇在中央其左之序則肩臂臠
正脊脰脊代脇短脇膊肱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
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爲腥俎半爲
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佐食
搏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祝祝受以豆以
嘏乎皇帝而無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
堂習儀于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
堂習儀于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又賜胙三師三公侍中
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

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臂臠各五太子三師
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
青光祿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
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
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
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
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
祕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臠各三入內侍
省押班副都知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
祝奉禮司尊彝郊社太廟宮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內
官羊髀膊肱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
人竝均給脾肫肱及腸胃膚之類

蕙田案禮志此條卽神宗紀元年九月詔用

禮記集說卷三
特牲之事而年月互異必有一誤今姑依次
編入

輿服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羊皮
乃作短袍樣襲於衾衣之下仍與衾服同冕未合典禮
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
原姚勛請依元豐新禮丁鵬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
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元衣襲裘獨禮部員外郎何洵
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案周
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衾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
冕二人既云衾冕又云裘冕是衾與裘各有冕乃云裘
與衾同冕當以衾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衾中裘而表
衾何以示裘衾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
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

衾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衾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
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衾著大裘或云脫裘服
衾蓋裘衾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
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
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
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
不爲表褻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
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
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
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
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
帝以裘冕祭則衾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衾冕是衾冕
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衾冕爲齋服

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裘服裘之義合請從
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但復破其說曰夫大裘
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裘冕則裘冕必服裘
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
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
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
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
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裘而
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
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衮
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王藻有尸襲
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
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

豈借裘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裘冕爲齋服裘冕爲祭
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
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衮
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于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
且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襲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
是欲袂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
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其後詔如洵
直議去黑羊皮而以黑繒製焉

蕙田案陸農師論大裘而冕及大裘不裼可
稱千古定論何洵直不能再置一辭矣惜當
日竟從何議遂使元豐盛事不久而變惜哉

五禮通考卷第十三

五禮通考卷第十四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詹憲用編輯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朱宗元
李太僕總督蘇都御史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吳顯我鈞 參校

古禮十四

園丘祀天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七年九月戊戌詔冬至日南郊宜依故事設皇地祇禮畢別議方澤之儀以聞十一月庚寅帝齋大慶殿辛卯朝獻景靈宮壬辰饗太廟癸巳祀天地于園丘赦天下中外羣臣加恩

文獻通考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尙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園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

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于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覲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

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燿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唯祭昊天上帝于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甯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卽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缺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園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

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甯十年故事設

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歷代名臣奏議劉安世上議略臣等昨奉詔旨講議大典皆祖周制而或者欲于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可以免盛暑舉事之勞夫神州地祇乃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爾非皇地祇之比也或者又欲于夏至之日上不親郊止設燔火天子望祀于禁中如西漢行宮故事此皆出于臆說違經害義不可施行臣等更不復議內有蘇軾一狀最爲強辯案軾以爲合祭圜丘于禮爲得不可復有改更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一歲凡九國朝因前代之制三歲方一郊天仍于其間或用他禮比之周室固以疎闊苟更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則何

以副聖上嚴禋之意哉夫祭祀之禮莫大于天地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二儀敵體禮宜均一豈可親祠乃有隆殺古者謂求神以類繫辭曰乾爲天陽物也故祭之于冬至一陽生之日就國之南園丘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尙陽數坤爲地陰物也故祭之于夏至一陰生之日就國之北方澤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尙陰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今議者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媒之語黷亂天地臣等雖謏陋決不可從非禮之禮秦漢而下去聖寢遠禮崩樂壞無能改革神宗詔有司稽考未遑改制陛下繼志述事講究墜典此正方今之先務也議者乃引周頌昊天有成命以爲合祭之證竊詳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所謂郊祀天地乃後儒敘詩者之辭耳非經語也蓋成周之世園丘祭天歌此詩以爲樂章方澤祀地亦歌此詩以爲樂章而已非謂易北郊之祀使就享于南郊也借如其說臣等不敢別引他經止就周頌中舉詩以難之潛詩之序曰潛季冬獻魚春薦鮪也不識謂一祭耶抑二祭耶又豐年詩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詩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未審止是一祭復爲二祭三詩卽互用于異時則昊天有成命雖歌于園丘豈不可用于方澤乎

彭汝礪上南北郊分祭議略臣聞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交

于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無或非其類者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享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爲陽故以正月迎于東郊秋爲陰故以七月迎于西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野猶怪而況于鬼神乎夫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命于圜丘應用夏至也而用冬至蓋何以異此先皇帝欽若稽古是正太常今何疑何恤而欲紛更之也家人小祀尙慎廢舉天地重大豈容輕議臣聞之神無常享享于至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朝廷誠能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宴也粢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物皆可畢致務改祀命實非所願惟朝廷慎之重之

反覆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聖靈之意焉又曰合祭之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楊子曰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而占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匹則書周禮聖人之言也合祭肇于漢末時其言甚不經朝廷制度考文方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或曰合祭歷世行之莫之改也夫莫之改者猶行之不可也先帝既改之善矣欲變之不可也或曰親祀未能且從合祭可乎曰親祀非不可行以有事而攝焉亦禮也合祭非禮也舍禮不用而從非禮不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祀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並起終無所歸是

猶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觀曲直不可也
七年禮部侍郎曾肇上奏乞分祭略曰伏以天地合
祭非先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
然使合祭于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
何爲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于祭求之于茫昧不可
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
因高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于四郊朝日于東
夕月于西兆司中司命于南風師雨師于北兆山川
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之性其
于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坎壇樂
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苟爲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
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苟爲是則其于格神也難矣
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

親祀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爲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
此施于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爲親見地祇之
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
施于羣小祀且猶不可況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
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爲親見地祇之實此臣所未
論也且屈己從神與屈神以從己二者孰安今以五
月行禮爲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苟從人事之便恐
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所未論也臣謂合祭
不可復親祀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
則親祀之禮無不可爲已于前狀論之矣

肇又奏曰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
圓鐘爲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烟非祭
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于人事不近

于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
卽其處尙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
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爲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
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于黷乎陛下卽位八年
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茲有事南郊凡與天神舉皆
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祀北郊并及諸
神固未爲晚何遽爲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
祭地前世之所常行本朝開寶中亦曾四月行雩祀
之禮古人尙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
哉

宇文昌齡傳昌齡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
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
宜以樂舞則異數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
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通
于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
冀其格今祭地于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
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蕙田案元祐再議主分祭者二十二人今可
考其文者劉安世彭汝礪曾肇宇文昌齡四
人其言皆質實典重俱有發明惜其餘之不
盡見也

文獻通考南郊鹵簿使兵部尙書蘇軾奏臣謹案漢
成帝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
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
忻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
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旣

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敎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于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于乾時寺前軾于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宋史蘇軾傳是歲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

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太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于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齋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哲宗本紀元祐八年四月丁巳詔南郊合祭天地罷禮部集官詳議

禮志元祐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集議以聞已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罷集議

文獻通考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肅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更改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

王克商庚戌柴望祭上帝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醴醴絜粢粢以洽百禮降福孔嘉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詣莽者也嘗采元始合祭故事謹案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制郊祀于洛陽爲圜丘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其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案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其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于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畧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畧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先生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缺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皇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四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

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于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于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于上機務之繁億萬倍于古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古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帳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入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于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于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祀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示必不願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

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園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祀地十一月親祀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于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于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于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甯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甯上下神示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盡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案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示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

上不親祠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園丘于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案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疎闊豈可因循謬悞不加攷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于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

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不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竟不得上

蕙田案此元祐再議也蘇軾所發六議辨矣然衷而論之有十二失焉古者祭天特牲後世乃有從祀百神若果百神從祀則虞書類上帝之下不應又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矣軾乃以百神從祀之故謂皇地示亦宜從上

帝而合祭于圜丘其失一也謂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禮月于南郊以破陽時陽位不可求陰之說夫旣不以配月從祀之故而廢夏秋分之夕月何得以地示從祀之故而廢夏至之方澤耶其失二也告祭不及地示或經偶遺之昊天有成命不足爲郊祀天地之證劉安世之駁甚明軾引此爲證其失三也謂光武親誅莽亦采用元始合祭故事不當以莽爲不足法然沛公親滅秦而所用皆秦法非秦法果足尙也武王受命未遑制作必有待於周公今以光武襲莽故事遂謂不當以人廢其失四也漢魏及唐誰則能復古禮者

不以三代聖人爲法而以漢魏唐一切苟簡之世爲法其失五也又陳周禮今禮之別大意謂周禮必不可行今禮決不可改而不辨周禮之是與今禮之非其失六也謂今所行皆非周禮獨於祭地示欲從周禮爲非義則是孔子應以魯季世之禮爲禮而餼羊決不可復存其失七也謂古天子王畿不過千里故周禮可行後世四海爲一機務之煩億萬倍于古則周禮不可行然古之帝王或盤于遊畋或不遑暇食或總攬大綱而有餘或親決庶務而不足俱在人主之自爲而禮之可行不可行曾不在是軾之所言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其失八也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此後

世君日尊臣日卑之陋習也不改陋習而欲改古禮其失九也郊天祭地天子歲必親行三年一郊非禮之正今以是爲國朝之禮非子孫所可輕易者何其陋耶其失十也又謂盛夏出郊官兵暴露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是盛夏之日君若臣俱當棲遲偃仰而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也其失十一也又郊有肆赦有優賞諸軍有蔭補親屬有百官賜賚旣知其非禮矣而曰一年再賞力將不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軾之意難于失人情而不難于改古禮抑亦異矣其失十二也至于六年一祭之議十月祭地之議禁中望祀之議說本悠謬原不足辯劉安世曰臣等

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
宜可謂得其情矣

明艾南英論宋天地合祭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髓也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漸萌于黃鐘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饋饗于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于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通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于嶽鎮海瀆邱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為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恩太繁六軍望倖大表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觀承案父天母地乃實理亦實事六經言之
甚詳不但孝經也至王莽援之而謂夫婦同
牢父母可以合食因以為合祭天地之徵則
非耳前人論此已明東坡圜丘六議亦屬曲
說而違經不足論也艾氏說力主分祭極是
其謂冬至迎陽氣之始夏至迎陰氣之始非
祀天地之形則是迎氣之祭而非所謂大報
本反始矣兩郊之禮固非祀天地之形然天
高地下昭然在目不比他鬼神之有氣無形
則雖不以形祀亦豈徒以氣求者且謂分陰
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不適為合
祭者之藉口乎王者父天母地無時無處而
不然然猶虛而無迹惟郊祀之時乃盡其父

事母事之實說者欲破合食之論當曰一陽始生事天於南郊以就陽位乃所謂父事天也一陰始生祭地於北郊以就陰位乃所謂母事地也若合食於南郊則亂其陰陽之位是父天而亦父地矣且廢其北郊之祭是有父而已無母矣而謂父天母地也可乎是即以父天母地之義折之而合祭之非禮已立判矣又何待別爲之說哉

宗元案兩郊之宜分不宜合禮經既有明文前儒又有定論其是非得失本可一言而定漢唐以下尙紛然聚訟者是未窺夫聖人制禮之精義而徒分爭於儀文器數之末牽引於箋疏紀志之文且但就兩郊分合論之而

不知總郊社禘嘗而思之耳虞書秩宗典朕三禮三禮者天神地示人鬼三才之禮也聖人制禮先洞徹乎三才一貫之大源而後定爲報本反始之三大祭欲合幽明上下而一之必先辨幽明上下而分之蓋人鬼則自親及尊由眾而萃於一天神地示則自尊及親由一而渙於眾故夫宗廟之禮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進羣廟祧廟而合之太廟又進太廟而追所自出之一人則惟配以太祖一位而不及其餘此之謂自親以及尊而眾萃於一也於是達之天地而冬至祭天於南郊卽以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爲五帝六宗百神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夏至祭地於北郊亦以

其太祖一人配而後分爲山川社稷百族之羣祀則漸近於人矣此之謂自尊及親而一渙於眾也而皆配以太祖之一人則三才一貫矣夫配惟一人而自出昊天后土爲三大祭之主者其反容有二乎蓋禘與兩郊所以立三禮之大宗惟截然各爲一祭而不相混乃爲專志一心而格上下達幽明此聖人報本反始三大祭之精義也若兩郊可合則三禮已缺其一矣何以爲三才立極而成位於天地之中也哉因前人論郊祀分合者皆未及此義故略推言之

哲宗本紀紹聖元年五月甲寅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禮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据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追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黷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爾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親祀北郊然後罷合祭之禮曾布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并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

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文獻通考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夏至之日躬祭地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宋會要紹聖元年五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神宗以歷代典禮訛謬謂合天地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剗蕩前美既獲權且合祭指揮于前蘇軾又發六議于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爲合不可破之論或折祥道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于上帝豈以夏祈而合春乎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岳之祀而合于河乎

祥道屈無以對御史中丞黃履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詩之終篇雖不言地而用可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般巡守祀四岳河海詩不言其指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祀亦昭然矣後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歲更不親祠南郊

蕙田案此紹聖三議也張商英黃履之言甚正然人主以親祠爲難古禮亦無復可說

哲宗本紀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禮志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雜

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于眾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于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爲實柴所祀者無玉樛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眾星皆不用幣蓋出于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樛燎無幣恐或未

然至是遂命眾星隨其方色用幣

樂志元符親郊五首餘同咸平凡闕者皆用舊詞

降神景安

六變辭同

無爲靡遠深厚廣圻祭神恭在弁冕

袞衣粲盛豐美明德馨輝以祥以佑非眇專祈

升降乾安

疊洗飲福並奏

神靈擁衛景從雲隨玉色溫粹天

步舒遲周旋陟降皇心肅祇千靈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進旅退

旅萬舞有奕

徹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

升上帝時歆以我齊明卒事而徹福祿來成

送神景安

馨遺八尊器空二簋至祀至虔穹祇貺

祉

徽宗本紀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辛未出御製南郊親

祀樂章庚辰祀天地于園丘赦天下

范百祿傳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

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

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

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

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于

是合祭

文獻通考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

圓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尙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于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于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太廟齊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稱賀于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盛陶傳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旣而合祭陶卽奉行亦不復辯執也

宋史樂志政和親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爲高爰陟其首玉趾躔如在帝左右帝謂我王子懷仁厚眷言顧之永綏九有配位酌獻大甯 於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靈心肇基王迹啟佑後人垂裕罔極合食昭薦孝思維則於皇順祖積德累祥發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錫無疆

蕙田案建中靖國元年所製卽此樂章以政和紀年稍長遂書政和耳

徽宗本紀崇甯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改明年元

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禮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于郊擇吉土以兆壇位爲壇之制當用陽數今定爲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壝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

蕙田案乾策二百一十六七爲誤字顯然每成高二十七尺以下當有脫文蓋每成二十七尺三成則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數其合乾策者乃陛級之數也以是年所定方壇制度參考可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南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壝之內眾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橐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位版之制上帝

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壁之義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熏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詣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丙申赦天下十一月丁酉朝獻景靈宮戊戌享太廟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輿服志政和議禮局上大裘青衣纁裏黑羔皮爲領襍襪朱裳被以袞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亦如之

陸佃傳佃拜尙書右丞徽宗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耶對曰大裘尙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

五禮通考卷第十四

五禮通考卷第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黃憲著用編輯

真緒纂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永保總督蘇州府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英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十五

園丘祀天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太祖配大赦

禮志建炎二年高宗至揚州庶事草創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詔東京所屬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所是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

文獻通考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冬至日合祭天地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蕙田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云是年獨祭上帝通考既採之於後而此處反言合祭蓋徒見十三年以後俱合祭而不知是年實不合也當以宋史紀志爲正

樂志高宗建炎初國步尚難乃詔有司天帝地祇及他大祀先以時舉太常尋奏近已增募樂工千羽簨簴亦備始循舊禮用登歌樂舞其祀昊天上帝

降神用景安園鐘爲宮一奏 蒐講上儀式修祀日吉辰良禮成樂備風馭雲旗聿來歆止嘉我馨德介茲繁祉

黃鐘爲角一奏 我將我享涓選休成執事有恪惟寅惟清樂既六變肅雍和鳴高高在上庶幾是聽太簇爲徵一奏 禮崇禋祀備物薦誠昭格穹昊明

德惟馨風馬雲車肝鬯居歆申錫無疆賚我思成姑洗爲羽一奏 惟天爲大物始攸資恭承禋祀以報以祈神不可度日監在茲有馨明德庶其格思皇帝盥洗正安 靈承上帝厲意專精設洗於阼疊水以清盥以致潔感通神明無遠弗届其饗茲誠升壇正安 皇矣上帝神格無方一陽肇復典祀有常豆登豐潔薦德馨香斐忱居歆降福穰穰上帝位奠玉幣嘉安 治極發聞不瑕有芬嘉玉陳幣神届欣欣誠心昭著欽恭無文以妥以侑薦祐何垠

太祖位奠幣定安 茫茫蒼穹孰知其紀精意潛通雖遠而邇量幣薦誠有實斯筐睠然顧之永錫繁祉皇帝還位正安 典祀有常昭事上帝奉以告虔逮

迄奠幣鐘鼓既設禮儀既備神之格思恭承貺賜
捧俎豐安 祀事孔明禮文惟琳爰潔犧牲載登俎
豆或肆或將無聲無臭精祲潛通永綏我后
上帝酌獻嘉安 氣萌黃鐘萬物資始欽若高穹吉
蠲時祀神筵泰元增授無已羣生熙熙亟蒙繁祉
太祖位酌獻英安 赫赫翼祖受命于天德邁三代
威加八埏陟配上帝明禋告虔流光垂裕於萬斯年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大德曰生陰陽寒暑樂舞形
容于戚籥羽一弛一張退旅進旅神安樂之祉錫綿
宇
亞終獻文安 惟聖普臨順皇之德典禮有彝享祀
不忒籩豆靜嘉降登肝飭神具醉止景貺咸集
徹豆肅安 內心齊誠外物蠲潔神來迪嘗俎豆既

徹燕及羣生靡或天闕降福穰穰時萬時億
送神景安 於赫上帝乘龍御天惟聖克事明饗斯
虔薦豆云徹靈彝且旋載錫休祉其惟有年
望燎正安 靈承上帝精意感通馨香旁達粢盛既
豐登降有儀祀備樂終神之聽之福祿來崇

高宗本紀紹興五年冬十一月戊寅郊
禮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
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園壇於臨
安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

高宗本紀紹興十三年春二月甲子製郊廟祭器三月
丙午築園丘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園丘太

祖太宗並配大赦

禮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國朝園壇在國之東南壇

側建青城齋宮以備郊宿今宜於臨安府行宮東南修建於是遂詔臨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園壇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壇第一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半之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內地其青城及望祭殿與行事陪祀官宿齋幕次竝令絞縛更不修葺先是張杓爲京兆尹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無中原也遂罷役

輿服志中興後以事天尚質屢詔郊壇不得建齋宮惟設幕屋而已其制架木而以葦爲障上下四旁周以幄纒以象宮室謂之幕殿及行事又于壇所設大小次大小次之外又有望祭殿遇雨則行事于中東都時爲瓦屋五間周圍重廊中興後惟設葦屋葢倣清廟茅屋之制也 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行禮據元豐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議以黑繒創作大裘如袞惟領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又言關西羊羔係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爲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又元祐中有司欲爲大裘度用百羔哲宗以爲害物遂用黑繒請依太常所言從之遂以袞襲裘冕亦十二旒焉

蕙田案中興草創尚知議禮以袞襲裘可謂合先王之法服矣

文獻通考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

竝郊廟合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
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
大輦逍遙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
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
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
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繡以纈充代并郊祀天地
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簠簋罇罍
曄杓鐙銅鼎牛鼎羊鼎搏黍豆毛血盤幣篚匏爵站
盤匱疊洗爵盞站飲福俎燭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
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
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前

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
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元天大聖后并諸
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
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
詣圓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徧詣諸殿行禮
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
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
其後竝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注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祀文武官
位于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
刑部尚書在右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行事左僕射
行事左僕射

在南吏部戶部禮部
在南吏部戶部禮部

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
 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凡設光祿丞以下位皆稍卻次分獻
 官次執事官又于其南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
 西東向北上讀冊舉冊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
 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位皆稍卻設陪祀文武百官位于行
 事官之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陪祀親王宗室位于太廟
 齋坊右僕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左刑部侍
 郎在右刑部侍郎稍卻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
 陪祠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閣門御史臺太常寺自下分
 引羣官各就位凡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即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
 于尚書省刑部尚書泣之右僕射讀誓于太廟齋坊刑
 部侍郎泣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至皇帝謁
 款于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

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讀訖以下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三日一日于大慶殿一日于太廟一日于青城凡散齋
 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後殿
 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鸞司帥其屬鋪御座
 于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于御座之左右稍北又
 設西閣及齋室于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致齋之
 日質明有司陳平輦于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
 服其服閣門奏請皇帝未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
 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閣門附內
 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
 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

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
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
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閣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祇
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
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
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
檢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
侍兩省帶御器械官充行宮使御營巡檢各歸本班至
大慶殿後閣如步至大慶殿
後閣臨時聽旨降輦入西閣大慶殿簾降前導
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簽書
樞密院事在東西
向北上同知樞密院事在西東向侍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北贊引閣門官一
員又在其北並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簽書樞密院事之南稍東西向北上簽書
知客省事以下
又在其南稍卻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各
結結佩入詣大慶殿庭立班禮直官舍人引禮部侍郎
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于御榻之左

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結佩出西閣乘輿稱警蹕
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與皇帝即御座南向
侍臣夾侍贊拜閣門官于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
下應在位官皆再拜閣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
隨拜訖面西贊各祇候次禮直官引侍中
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
室奏訖俛伏興還侍立凡侍中奏
請准此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
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
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三有親王樞密宗室起
居問聖體並如閣門儀應行事
執事陪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七日宿于正寢致齋三
日各宿于其次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
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官給酒
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缺者通攝
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壇東門之內道
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于大
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于外壇
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于文官之後西方北方
客使次于武官之後設饌幔于內壇東門之外隨地之
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于燎
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于壇上稍南北
向及設宮架于壇南內壇之外立舞表于鄼綴之間前
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
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

太宗皇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
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
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岳
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
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邱陵
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內壇之內眾星神位三
百有六十于內壇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
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
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及禮神之玉俎皆潔
訖權徹其內官中官外
官眾星等位皆設定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于壇下小
次前西向飲福位于壇上午階之西北向望燎位于柴
壇之北南向望瘞位于瘞坎之南北向設權火二一于
望燎位之東南一于望瘞位之西北東西各二人贊者設亞獻
終獻位于小次之南稍東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于其

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于大禮使之東光祿丞稍卻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于小次之東北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一于壇下午階之西南一于子階西北協律郎二一于壇上樂虞西北一于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于登歌樂虞北押樂太常卿于宮架北良醞令于酌罇所俱北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于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方國光祿陳牲于東壝門外西向祝史各位于牲後太常設省牲位于牲西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于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凡設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卻監察御史

在吏部尚書之西異位稍卻光祿陳禮饌于東壝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于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于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于神位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簠于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為四行俎二在籩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彝之位每位皆著尊二壺尊二皆有疊加勺幕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疊加幕設而不酌竝在壇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于正位酒尊之東每位皆有爵站又設

從祀諸神籩豆簋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籩右十
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間簋一簋一
在二俎間簋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坩內神州地祇加
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簋一
簋一在俎前簋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
內五行五官五岳每位加盤一在登之前并內壇外眾星位皆不設登又設從祀尊坩之位第一龕每
龕太尊二著尊二太尊在上第二龕每龕犧尊二象尊
二第三龕每龕象尊二壺尊二象尊在上內壇之內每
階概尊二內壇之外每階散尊二皆加勺幕在神位之
左又設正配位籩豆簋簋盤俎各一干饌幔內設進盤
匣于壇下階東南北向設進盤匣帨巾內侍立于皇
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匣及執巾者南向
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于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

西壘在洗東加勺籩在洗西南執壘籩者位于其後分
獻官盥洗各于其方陛道之左壘籩各設于左右皆內
向執壘籩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
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
皇帝神位版于壇上又設天皇帝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
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
于籩少府監陳玉各置于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
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黝璜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日月以璧五岳以兩圭
有邸皆盛于匣昊天上帝配帝幣皆以蒼皇地祇以黃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色
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簋簋籩四行以右為上第一
第二行醴在前黃白黑形鹽醢鮑魚鱸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溼棗栗溼桃乾桃溼
梅乾榛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葵在前葵鹿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左為上第一行醢
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醢醢昌本醢醢菁菹鹿醢荳麋醢又次之第
三行葵菹在前醢醢脾析麋醢蜃醢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
蒲醢醢落菹醢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簋實以稻粱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
梁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大羹
籩前之俎實以牛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
豆右之俎二為二重以牛為上第一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寸肺三次

之腸三胃三又次之第二重實以牛熟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壘
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東為上
 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罇二一實元酒一實益齊亞終獻酌之太罇二
 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罇二一實益齊一實醴齊犧罇二一實祝齊一實事酒象罇
 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
 而不酌凡罇之實各視其罇
 又實從祀神位之饌第一龍每位邊三行以
 前乾棗形鹽魚鱸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茨桌次之
 豆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蒹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在
 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醢醢次之簋實以稻梁梁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
 黍前邊前之組實以羊腥脾一豆前之組實以豕腥脾一登實以太羹爵實以酒其
 餘諸神位每位左二簋桌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醢次之簋實以稷
 實以黍祖實以羊豕腥肉登實以太羹爵實以酒神州地祇五行五岳又實盤
 以毛
 又實從祀神位之罇太罇實以泛齊犧罇實以醴齊壺罇實以汎齊
 酒各以一罇實元酒著罇象罇俱實明水上
 太常設燭于神位前又設
 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指位于卯階之東內壝外如
 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于太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
 解嚴訖請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鹵簿陪祀文武官

先赴圓壇青城齋宮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
 進與于齋殿乘黃令進玉輅于太廟櫺星門外東向千
 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于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
 于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于其前少頃御史臺太常
 寺閣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次門
 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以下在
 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僚又在
 其後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中嚴凡侍中參知政
請皆禮直官
宣贊舍人引
 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贊
 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
 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
 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以

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

止奏聖躬萬福

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即宣名

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

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

凡侍中奏請准此

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綬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

凡參知政事奏請准此

此請准

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

承傳敕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于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稱警蹕不鳴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閣門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宗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泰禋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

內有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

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于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于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閣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尚書禮部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
帥其屬埽除壇之上下司罇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
器入設于位凡祭器皆藉以席
豆又加巾蓋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于筐告
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壝門
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
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
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
事皆禮直官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凡行事執事官
餘官皆贊者引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皆舉冪曰
潔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
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
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
躬曰肅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贊

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
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
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省
鼎鑊視濯既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
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于盤俱置
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埽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
時七刻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
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
版禮部帥其屬奠冊于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
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醢令入實罇樂
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罇壘篚冪者各就位次引
分獻官執事官各位于龕陛上下竝外向次御史臺太

常寺及閤門宣贊舍人分引陪祀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墀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案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于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

禮儀使奏禮畢准此

簾捲皇帝服大裘

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墀門外

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

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于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

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麾戛鼓樂止

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鼓而後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

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

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

吏部尚書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

尚書俱西向北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

燔牲首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

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于篚立于樽所

應龜陛下及壇內諸位太祝取玉

幣亦各于樽所又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

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沃水又奏

請悅手內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纁藉于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于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于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于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纁藉

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纁藉于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

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竝如上儀皇地祇神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

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玉皇于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

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

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

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

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

前各搢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

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盤立于壝門外由其階升太

祝迎于壇上俱進奠于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于

罇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于神廚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
詣廚以匕升牛于鑊實于一鼎肩臂肱腕脰正脊一橫脊一長脇一短脇一代脇一皆二骨以上正
配位各一鼎皆設局冪祝史對舉陳于饌幔內重行西向以南
為上光祿實籩豆簠簋于饌幔內籩實以粉登豆實以饔食簠實以梁簋實以稷次引
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
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
書詣饌所奉俎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
之樂作設于卯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抽
局委于鼎右除冪初鼎序入有司執匕畢及俎以從至
卯階下各設俎于鼎西匕畢加于鼎太官令以匕升牛
載于一俎肩臂肱腕脰正脊一橫脊一長脇一短脇一代脇一皆二骨以上正鼎先退祝史進撤毛血盤
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指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指

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于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
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
設籩于糗餌前豆于飽食前簠于稻前簋于黍前次引
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
俛伏興有司設于豆前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
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竝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
菹擣于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
各還罇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
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詣皇帝
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匱匱巾以進宮架樂
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
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
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

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階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執罇者舉罇良醞合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罇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于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

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

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

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詔安之樂配

位酌獻前導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于坫讀冊官南向讀冊文

左僕射以下俱復位禮

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

禮集卷五
一
罇者舉罇太官令酌壺罇之盞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竝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竝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俛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脇短脇俱二骨以竝載于胙俎設于壇上酌罇所俟終獻既升獻次

引戶禮部尚書搏黍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于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禮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尚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于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受以興權退于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

令取黍于簋搏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醢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熙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

位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執事官竝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壇自南陞升以幣祝冊饌物置于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燿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于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燿火寘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墜門

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隨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撞景鐘還青城侍衛如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鐘止閤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稱賀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常服出升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并行門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

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答訖舍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各祇候管軍臣僚詣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祇候太史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轉身于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揖筭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揖筭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閤門官當殿北向承旨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揖筭舞蹈三稱萬

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竝升西階知客省事
以下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
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以下起居稱
賀三公通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待制兩省官將軍仍舊相向立稱
賀一如上儀唯典儀再拜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橫東稱有旨宣答賀訖宰臣執政官升
殿東西相向立宰相執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升西階
樞密直學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
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設御幄于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
于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
衛鹵簿于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
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于端誠殿

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于輅前有司進與
于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
頃又奏外辦簾捲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
導駕官等竝迎駕奏聖躬萬福內祇應官贊謝再拜太
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
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輅有司仍具大輦若乘輿輦即奏云降輿乘輿
太僕卿立授綬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知政事奏請
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參
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
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旨傳敕侍
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
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
客使竝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畱守見再拜訖退車駕

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
立于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
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
與若乘輦即奏
云降輦乘輦皇帝降輅乘輦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
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注
各見本門其後南
郊行禮
茲如儀

麗正門肆赦

右前件郊祀儀注自誓戒至車駕還內見
國朝會要獨缺肆赦一條故取中興禮志
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鸞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于
前楹當中南面又設御幄於後閣門設赦書儀物于御
座之東設制案等于門下東壁又設雞竿于御街之東
稍北太常設征鼓一于宮架之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
寺臨安府以囚徒集于仗後質明文德殿內侍催班閣

門引知閣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以下并諸管大內公
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祇應武功大夫以下一班
面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閣門進班齊牌皇
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閣
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以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
營巡檢以下一班關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
殿奏聖躬萬福訖竝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閣門太常
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
定閣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
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
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于御座東面西侍立
翰林學士升門于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
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閣門官以下管軍行

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面西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
幄簾降降出赦書閣門承接繫于仙鶴童子上門下進
中嚴牌次進外辦牌竝以紅縑引升門上知閣門官跪
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位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
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帝臨軒
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閣門提點
等分引百僚以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室遙郡以下
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
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下中書令詣御前承旨竝太常寺
祇應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雞舍人應喏趨至
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敕立金雞宣付所司退歸
位金雞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杖囚集鼓聲止初
宣立金雞卽擊鼓立金雞訖卽止更不投杖門下降赦

書門下閣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于稍東舍人
搯笏接捧案立知閣門官于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舍
人捧案至樓前班心知閣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宣
付門下省轉身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事于案南北向
搯笏跪閣門提點承受于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權
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興舍人捧案置于近東歸本班侍
立知閣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伏
跪奏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下引中書令詣御前
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付
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伏
跪搯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竝出笏
俛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搯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閣
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卻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

西折方訖北向立知閣門官并捧制書舍人于左省班
後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候旨
讀訖卻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
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
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樞密
使中書令翰林學士竝賀兩拜門上閣門官不拜知閣
門官并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于三
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
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于
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以制書加于笏上
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
以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訖舍

人引百僚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再拜
百僚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閣門
官于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向立稱有制典儀贊
拜百僚以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閣門官宣答訖歸侍立
位典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
再拜舍人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以下分東西相向竝
定門上禮直官引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
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
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
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敕放仗百僚以下再拜退舍
人宣勞將士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
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白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

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
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
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
元祐禮云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于
圜丘大赦十九年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
赦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二十
八年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樂志紹興十三年初舉郊祀命學士院製宮廟朝獻及
圜壇行禮登門肆赦樂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
臣僚有請改定于是御製樂章十有三及徽宗元御製
仁宗廟樂章一共十有四篇餘則分命大臣與兩制儒

館之士一新撰述并懿節別廟樂曲凡七十有四俱彙
見焉其祀圜丘

皇帝入中壇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齊明律曰姑洗
以示潔清我交于神蠲意必精既盟而往祈鑒斯誠
降神景安 陽動黃宮日旋南極天門蕩蕩百神受
職爰熙紫壇煥黃殊色神哉沛來蓋親有德
盥洗乾安 帝顧明德監于克誠齋戒滌濯式示潔
清郊丘合祛享意必精既盟而薦熙事備成
升壇乾安 帝臨崇壇媼神其從稽古合祛竝侑神
宗升階奠玉誠意感通貺施鼎來受福無窮
昊天上帝位奠玉帛嘉安御製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
照臨下土王國是保維玉與帛寅恭昭報永左右之
欽若至道

皇地祇位奠玉幣嘉安御製至哉坤厚隤然止靜柔
載動植資始成性玉光幣色燦若其映式恭禋祀有
邦之慶

太祖皇帝位奠玉幣廣安御製明明翼祖竝侑泰壇
肇造綿宇王業孔艱表正封略上際下蟠躬以大報
亦止于燔

太宗皇帝位奠玉幣化安御製赫赫巍巍及時純熙
昊天成命后則受之登邁邃古光被聲詩有幣陟配
孫謀所貽

降壇乾安躬展盛儀天步逡巡樂備禮交嘉玉既
陳神方安坐薦祉紛綸陟降有容皇心載勤
還位乾安克昭王業命成昊天泰時禋燎八陛惟
圓肅然威儀登降周旋是謂精享神監吉蠲

奉俎豐安至大惟天云何稱德展誠致薦牲用博

碩誠以牲寓帝繇誠格居歆降祥時萬時億

再詣盥洗乾安帝出乎震巽惟潔齊神明其德迺

稱禋柴惟茲吉蠲昭事聿懷重盟而祀敷錫孔皆

再升壇與初升同惟易奠玉作奠酌

昊天上帝位酌獻禧安御製謁款壇陞祇祀泰禋丘

圓自然可格至神桂尊登酌嘉薦方新靡福菲眇敷

佑下民

皇地祇位酌獻光安御製厚德光大承元之明茲潛

孽吹升于昭清冰天桂海咸資化成恭酌彝醪報本

惟精

太祖皇帝位酌獻彰安御製於赫皇祖創業立極肅

肅靈命蕩蕩休德嘉觴精潔雅奏金石丕顯神謨惟

後之則

太宗皇帝位酌獻韶安御製丕鑠帝宗復受天命羣

陰猶黷一戎大定奠鬯斯馨功歌在詠佑啟後人文

軌蚤正

還位乾安 肆類上帝懷柔百神藁秸既設珪幣既

陳精誠潛交已事而竣佑我億載基圖日新

入小次乾安 恭展美報聿修上儀禮樂和節登降

適宜德焉斯親神靡不娛海內承福式固邦基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泰元尊臨富媪繁祉於皇祖

宗既昭格止奏舞象功靈其有喜永言孝思盡善盡

美

亞獻正安 陽丘其高神祇並位既奠厥玉既奉厥

醴亦有嘉德克相毖祀旨酒載酌以成熙事終獻同止
易再酌為

三

出小次位乾安 爰熙紫壇天地並貺來燕來甯畢

陳鬱鬯承神至尊精意所鄉告靈饗矣祉福其暢

詣飲福位乾安 帝臨崇壇媪神其從祖宗並歆福

祿攸同兵寢刑措時和歲豐其膺受之將施無窮降壇

同止易
將作以

飲福禧安 八音克諧降神出祇風馬雲車陟降在

茲錫我純嘏我應受之一人有慶燕及羣黎

還位乾安 帝出于震孝奏上儀燔燎膋膋神徠燕

娛肅若舊典罔或不祇既右饗之翕受蕃釐

徹豆熙安 燎薌既升炳膋以潔于豆于登煮蒿有

飴紫幄煥黃神其安悅將以慶成薄言盍徹

送神景安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監德之

修三獻備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望燎乾安 謂天蓋高陽嘘而生日月列宿皆天之
神肆求厥類與陽俱升視燎于壇以終其勤
望瘞乾安 謂地蓋厚陰翕而成社稷羣望皆地之
靈肆求厥類與陰俱凝視瘞于坎以終其勤
還大次乾安 舞具八佾樂備六成大矣孝熙厲意
專精已事而竣回軫還衡我應受之以莫不增
還內采芡 五輅鳴鑾八神警蹕天官景從莫不祇
栗禮威盛容昭哉祖述神我無疆叶氣充溢
蕙田案三十一年當郊以金人渝盟而闕

五禮通考卷第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十六

內廷供養禮部右侍郎龔夬奏用編輯

禮部稽察副使宋亮

參校

頁

士吏顧我鈞

吉禮十六

園丘祀天

宋史孝宗本紀隆興二年二月丙子詔減文武官及百
司吏郊賜之半七月庚子詔內外文武官年七十不請
致仕者遇郊毋得蔭補十一月戊子以金人侵擾詔郊
祀改用明年十二月戊子詔郊祀大禮遵至道典故改
用來年正月一日上辛
文獻通考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
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
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慈闈並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儀注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注 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引光祿卿詣南嚮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所進胙設于腰輿內胙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肱二次輦官擎腰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于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鋪設褥位于其後以候皇帝還齋殿服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事內侍啟匣蓋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

位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掌表內侍以表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擎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奉禋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靖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以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徂郊乘

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

禮志孝宗隆興二年詔曰朕恭覽國史太祖乾德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所以垂萬世之統者在是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初降詔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適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獻歲上辛遂改來年元爲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禮成進胙于德壽宮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肱二導駕官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宮上壽飲福稱賀陳設儀注並同上壽禮皇帝致詞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宮受天純嘏臣某與百僚不勝大

慶謹上千萬歲壽自後郊祀明堂進胙飲福並如上儀宗室傳令詠隆興初除同知大宗正事奏減郊祀賞給以助軍興詔褒之

孝宗本紀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李燾傳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甯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

六年十一月壬午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蕙田案宋世例三年一郊此蓋以元年四年兩祭各後一年故此復先一年以正其期也九年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明年爲淳

熙元年

淳熙三年十一月癸丑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十二年十一月辛丑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蕙田案此祭之前缺二祭

林栗傳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

趙雄傳金使人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

蕙田案二傳文不知的在何年總是孝宗時事故列於此意卽一事而兩人各言之耳

光宗本紀紹熙二年十一月壬申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風雨不成禮而罷

禮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於望祭殿

甯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卽位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園丘大赦

慶元三年十一月甲辰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嘉泰三年九月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十一月乙亥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四年九月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文獻通考甯宗嘉泰三年祕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辨駁冊內太子庶子之星以謂皇儲未

慶理宜加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于園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五年臣僚言伏睹郊禋在即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唯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爲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匱於下斯可以咸助聖德而潛通於眇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

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其爲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於壇上簫于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于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羣祀言之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知今復何似夏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婁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請繫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

之義則一也今自園壇之上暨于層龕之相承位列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內唯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膾鮑魚鱠與夫兔雁麋蜆之醢麋鹿之鸞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預造也餌饗醢粢黍稷稻粱之食芹筍之菹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預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指日分至有
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辰浹無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鸞之屬覆之瓦甗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免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蓋呈饌出于一時頃刻之間而預造之司吏卒習于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狃于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

人其爲醇醪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爲供官殆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蕢藜乾物之類而醢鸞餌鮑腥熟酒齊之屬亦皆出于其手之所置竊聞此曹繫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縷垢穢殆不可近而況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醢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于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于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

退于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爲不敬之大今園丘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墀堦之内外爲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于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爲之既不閑習于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與酌奠皆不及于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爲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爲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于一不然則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

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常爲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況今郊禋大禮實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爲色長者當攷見絲竹管絃有無斷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羣工洗沐澣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澣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獎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于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獎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祇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舊獎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褲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

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于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間而親近于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于便近慈雲等處關報居民灑掃爲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齎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爲置一盥帨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于分獻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如法所設神廚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譏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預造之廚從所司亟撥人員徑過奉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升歌宮架之工預造近造

之廚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于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于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園丘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朝享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廚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唯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

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宋史甯宗本紀嘉定五年十一月壬戌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樂志甯宗郊祀二十九首

皇帝入中壇乾安 合祀丘澤登侑祖宗顧諟惟精
靈承惟恭有嚴皇儀有莊帝容監于克誠肅肅雍雍
降神景安園鐘爲宮 天門蕩蕩雲車陰陰百神咸
秩三靈顧歆神哉來娛神哉溥臨饗時宋德翼翼小
心

黃鐘爲角 華蓋旣動紫微洞開星樞周旋日車徘徊
迴靈兮顧佐靈兮沛來載燕載娛式時壇垓
太族爲徵 泰尊媪釐祖功宗德辰躔陪營嶽瀆受

職神哉來下神哉來格饗德惟馨留虞嘉席

姑洗爲羽 金石宣昭羽旄紛綸潔火夕昭明水夜

陳娛哉惟靈娛哉惟神風馬招搖惟德之親

皇帝盥洗乾安 皇帝儉勤盥用陶瓦禮神頌祇奠

幣獻年月鑑陰肅醴液融冶挹彼注茲禮無違者

升壇乾安 崇臺穹窿高靈下墮慶陰彷彿從坐喋

峨宵昇于丘時通權火維天之命百祿是荷

降壇 帝饗于郊一精二純紫觚陟降嘉玉妥陳神

方留娛瑞貺紛綸申錫無疆螽斯振振

還位 肅肅禮虔銷銷宮奏天行徐謐皇儀昭懋光

連重璧物備簋豆於皇以饗無聲無臭

尚書奉俎 列俎孔陳嘉遘維實鼎懋陽燧玉流星

液我牲旣碩我薦旣苾神監下昭安坐翔吉

再詣盥洗 帝登初觴禮嚴再盥精明顯昭齊頤洞
貫靈娛留俞神光炳煥秋宗受福永壽於萬
再升壇 紫壇嶽立神光夜燭有儼旒采有鸞佩玉
霄垠顧佑祖宗熙穆對越不忘俾爾嚴嚴
降壇乾安 天容澄謐景氣宴和贊華薦醴銷鬱叶
歌帝降庭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爾衆多
還位乾安 甘露流英卿雲舒采靈俞有喜神光掩
暖穆穆來蒞洋洋如在帝用居歆澤及四海
入小次乾安 聽惟饗德監惟恭惟懷願思明靈承
思欽永言端蒞肅對下臨上帝是皇毋貳爾心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羽籥陳容于戚按節德閑而
泰功勞而決虞我神祇揚我謨烈盡美盡善福流有
截

亞獻正安 帝臨中壇神從八陛華玉展瑞明馨薦
醴亦有嘉德克相盛禮獻茲重觴降福瀾瀾
終獻正安 敬事天地升侑祖宗陳盟于三介觴之
重秉德翼翼有來雍雍相于祀事福嘏日溶
出小次乾安 孝奏展成熙儀畢薦光流桂俎祥衍
椒奠風管晨凝雲容天轉拜貺于郊右序詒燕
詣飲福位乾安 所饗惟清所欽惟馨靈喜留俞天
景窈冥福祿來成福祿來甯皇用時歛壽我慈庭
飲福禧安 瓚斚觥觥疊氤氲有醴惟香有酒惟
欣肸蠭豐融懿懿芬芬我龍受之如川如雲
降壇乾安 天錫多祉皇受五福言瞻瑤壇迄奉瑄
玉昭星炳耀元氣回復帝儀載旋有嘉穆穆
還位乾安 璇圖天深鼎文日輝慶流皇家象炳紫

微乾回冕旒雲煥袞衣何千萬年式于九圍
尚書徹豆熙安 蘭豆既升簠簋既登禮備俎實饗
貴牲烝時乃告徹器用畢興祚我皇基介福是膺
送神景安 神輔有德來燕來娛禮薦熙成三靈逆
釐神饗有道言旋言歸福祉咸蒙百世本支
詣望燎位乾安 莫神乎天陽嘘而生日月星辰皆
乾之精肆求厥類與陽俱升眡燎于壇展也大成
詣望瘞位乾安 地載萬物陰翕而成山嶽河瀆皆
坤之靈克肖其象與陰俱凝眡瘞于坎思求厥成
還大次乾安 福方流胙祈方欽柴鹵簿載肅球架
允諧帝祉具臨皇靈允懷遄御于次降福孔皆
還內乾安 八神呵蹕千官景從回軫還衡寢威盛
容妥飾芝鳳御朝雲龍歸壽慈闈敷時民雍

理宗本紀寶慶三年十一月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

王圻續通考理宗寶慶三年詔今歲郊祀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皆從省約是年十一月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禮志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

度宗本紀咸淳二年秋七月壬辰詔以來年正月一日郊

禮志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卽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大次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儀使奏請皇帝行事
上服袞冕步至小次升自午階天步所臨皆藉以黃羅謂之黃道中有一人以
大合貯片腦迎前撒之禮儀使前導殿中監進大圭至版位禮直官奏有司謹
具請行事時禮壇內外凡數萬衆皆肅然無譁天風時送佩環韶虞之音真如
九天吹下也太社令升煙燔牲首上詣昊天位次皇地祇次祖廟宗位奠玉祭酒
讀冊文武二舞次亞終獻行禮畢上詣飲福位爵飲福酒禮直官唱賜昨次送
神次望燎訖禮儀使奏禮畢上還大次更衣乘輦還齋宮百僚追班賀禮成於
端誠殿黎明上乘大安輦從以五輅進發教坊排立奏致語口號訖樂作諸軍
隊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萬騎迤邐入麗正門教坊排立再奏致語口號舞
畢降輦小憩以俟辦殿登門肆赦并陽老人有詩云黃道官羅瑞瑞瑞瑞瑞瑞瑞
降佩鐙鐙大安輦奏乾安曲萬點明星簇紫皇又曰萬騎雲從簇錦綉園內官排
立馬如飛九重闔闔開清曉太母登樓望駕歸李鶴田詩云嚴更曉報夜何其
萬甲聲傳遠近隨柝子燈前紅炯炯大安輦上赴壇時郊壇天盤至地高三
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級分四成上廣七丈共十二階分三十六龕半階闊一
丈主上升降由此階其餘各闊五尺圍丘之上止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二神位
及太祖太宗配天十六龕共祀五帝太一感生北極北斗及分祀衆星三百六
十位儀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立至青城玉輅下祇應人共三百
二十一人呵喝人員二人教馬官二人扶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車子官健八人
駕士班直二百三十二人千牛衛將軍二員抱太常龍旗官六員職掌五人專
知官一名手分一名庫子八人裝掛匠二人諸作工匠十五人蓋覆儀鑾司十
一人監官三員金象革木輅每輅下一百五十六人玉輅前儀仗騎導騎導
紅飾革輅淺色飾木輅黑飾輅下有人冠服並依輅色玉輅前儀仗騎導騎導
官左壁文臣右壁武臣六軍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二人攝將軍八員仗下監門二
員中道五員左右八員金吾街仗司執環稍八十八人攝將軍八員仗下監門二
員十六員鼓吹五百八十三人導駕樂人三百三十八人攝將軍八員仗下監門二
員一日駕出如四孟儀詣景靈宮天興殿聖祖前行恭謝禮次詣中殿祖神御

前行禮還齋殿進膳訖引宰臣以下賜茶茶畢還內第二日上乘輦自後殿門
出教坊都管已下於祥曦殿南迎駕起居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樂作
駕後樂東西班則于和甯門外排列後從作樂將至太一宮道士率衆執成儀
于萬壽觀前入圍子內迎駕起居作法事前導入太一宮門降轎候班齊詣靈
休殿參神次詣五福十神太一次詣中佑殿本命北辰殿通眞殿佑聖殿賜福
太后本命延壽殿南極火德殿禮畢宣宰臣已下合赴坐官並簪花對御賜宴
上服幘頭紅上蓋玉束帶不簪花教坊樂作前三蓋用盤蓋後二蓋屈厄御筵
畢百官侍衛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纓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錦繡街前樂
都管已下三百人自新橋西中道排立迎駕念致語口號如前樂動滿路花
至殿門起壽同天曲破舞畢退姜白石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
樣新惟有至尊尊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萬數齊花滿御
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蕙田案郊天大祀君若臣惟有嚴恭寅畏肅
清將事以交神明且歲歲行之乃有國之常
典無他奇也自後世不復常行郊禮遂有赦
賚之舉相沿既久繁費滋多至使郊禮難行
其失已大矣乃更務爲紛華珠玉錦繡絢爛
數十里士女遊遨夜以繼日非特慢神褻神
弗克致享勢已偏安驕汰至是國事遂不可

五禮通考卷十六

爲矣備附于此以爲後世鑒

右宋郊禮

五禮通考卷第十六

